

唯 美 女 人

折 風

Come With The Wind

梁 解 茹 著

72

当代世界出版社

唯 美 女 人

逝 风

梁解茹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美女人/梁解茹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1

ISBN 7-80115-493-2/1.57

I. 唯… II. 梁…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045 号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石化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3.2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80115-493-2/1.57

定 价: 64.00 元(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我和梁解茹相识是在鲁迅文学院，相知则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

我认识她时，她已是江南文坛小有名气的才女：1986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就发表了处女作《樱桃熟了》，并入选《小小小说选刊》。

梁解茹是十分勤奋且有灵气的作家，这些年来，孜孜不倦追索她蹬理想，不为当代社会金钱、权势、浮躁、浅薄所影响，也不为文坛各种各样流派所影响，写出让生命如此辉煌，让心灵如此震撼的小说，成为中国文坛“唯美女人”流派的代表人物。

当代世界出版社最近推出她的“唯美女人”书系（《太阳雨》、《逝风》、《黑色的遮蔽》、《鸡血石》），散发着浓郁的女人芬芳，深深吸引了我，在温暖的灯下，看完梁解茹小说的最后一篇，最后一句话，很久没有从小说营造的氛围、刻画的人物中出来。

真美！真的很唯美！在唯美中，那种作为一个成熟女性对于爱情、情爱、婚姻的理性认识，更让我惊叹不已。



二

就像南方远离城市污染的山和水,梁解茹小说无论语言还是故事都是很美的,细腻、空灵、洁净、丰富;语言美表现在比喻贴切、形象;感觉敏锐、到位;象征意味强烈,具有丰富的哲理。她用她独有的语言,为我们营造出了如诗如画的意境,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如诗如画的男人和女人;也正因为其“唯美女人”韵味十足,使小说更深厚、凝重,具有更丰富的阅读性和在阅读过程中享受的充分的审美。

我在这儿随意摘录几行文字:

路灯悬在一根灰色电线杆的横梁上,灯泡上尽些小虫模糊的尸体,又有蛛丝和灰尘裹着,更显得昏暗,仿佛老妪的独眼,因为白内障、青光眼什么的,徒然地眨巴着眼,却看不真切什么了……(《逝风》)

他感觉自己真的像一只羽毛渐丰的公鸡,扎煞着翅膀,抖着漂亮的翎毛,虎视眈眈瞄着那些漂亮姑娘的屁股和胸部,恨不得扑上去,啄住头颈,压在自己的翅膀底下……(《秋水》)

那葡萄架上结着一些如黄豆般大小的青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地悬吊着,使人想起母鸡肚子里那些还未成熟的蛋,嫩黄嫩黄,令人怜悯地被扼杀成那么大小了……(《暮色苍茫》)

她想起那时候,文字像跳芭蕾的那一双双神奇美丽魅力无限,脚,啪啪嗒嗒,变魔术似的,从他手指底下流出来……(《破碎的玻璃》)

人总是更能给别人指点迷津而不是给自己。人其实是很傻的,他不知道好日子就在眼前,就在那逝去的分分秒秒里,却把希望寄托在明天,把幸福看成是明天才会有事,基督徒们则虔



信幸福在天堂。其实,看似(或事实上也是)平淡、乏味的生活里过出一种幸福安宁,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生活是不会亏待那些热烈地拥抱它、忠实地填充它、兴致勃勃地享用它的人的……(《暮色苍茫》)

我们生活着,从时间的一瞬匆匆滑入时间的另一瞬。大多数人对这生活中的一瞬并不在意,事实上我们把生活中的那一个个“瞬间”遗忘着,时间把它们遮蔽着,时间使我们的记忆犹如初春早晨的氤氲雾气……(《黑色的遮蔽》)

等等。可贵的是,像这样的语言营构,满篇皆是,俯首即拾。在这样一个浮躁的、什么都求速成的物欲横流的年代,潜心于唯美语言的营建,委实是一件不易的事。

三

3

梁解茹的作品十分精致,十分好读。读她的书能教人产生愉悦,产生快感。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所营造的那么美、那么诗意的情境中,生活着的一系列唯美的女人。《逝风》里的可秀,《黑色的遮蔽》里的师娘,《月色依稀》里的“我外婆”,《破碎的玻璃》里的文清,《探索骨盆意义的故事》里的如茵,《山背男人和女人》里的飞飞和幺女,《梦涡》里面的沈幽兰,等等,她们虽说生活年代、环境、本身所受教育程度都不一样,但她们均天性高雅,不但追求外表的美,一举手一投足之美,也追求爱情和性爱之美;她们如风般轻盈,如牛筋一般柔韧和结实。无论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是在具有丰富物质的现在,她们对生活之美、爱情和性爱之美的向往和追求,始终如一,从不停歇。

另一类,如《山背男人和女人》里的李云花、杜月妹,《秋水》



里的翠姑娘，她们虽长得不美，甚至有残疾，如李云花是个驼背哑女，翠姑娘是个跛脚，但她们和第一类女人一样，甚至有更加的心灵之美。

这些女人，她们是家，是男人的归宿，具有最丰富的母性；她们的目光淡然地看过来，也能使男人成长，“……就像一条小溪一样，那么清灵娟秀、婀娜多姿，遇刚则弯，遇柔更柔。遇山环山而行，滋软它；遇水和水浑然一体，充盈它。沿途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东西都灿烂蓬勃。这样的女人嫁给皇帝，就会使皇帝统治的王国富庶和平；嫁给乞丐，也会使乞丐成为乞丐国里的国王。这样的女人嫁一百个丈夫，就会创造一百种生活，挖掘一百个男人，把这一百例本性各异的男人的品质、潜能发挥到极致。”（《黑色的遮蔽》）。

当然还有几类形象的女人，如《鸡血石》里的肖月，《破碎的玻璃》里的王远帆，《探索骨盆意义的故事》里的春玉等，都是些有血有肉的女性，在此不一一赘述。至于众多的男人形象，限于篇幅和留点悬念的考虑，留待读者去发现和认知，去喜欢和讨厌，去叹息和感慨。

是为序。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 (2)
第二章	// (13)
第三章	// (25)
第四章	// (46)
第五章	// (63)
第六章	// (77)
第七章	// (90)
第八章	// (99)
第九章	// (115)
第十章	// (127)
第十一章	// (132)
第十二章	// (141)
第十三章	// (156)
第十四章	// (168)
第十五章	// (180)

第十六章	// (193)
第十七章	// (215)
第十八章	// (229)
第十九章	// (240)
第二十章	// (249)
第二十一章	// (261)
后 记	// (267)

第一章

我很抱歉总是写死亡。死亡的主题是永恒的。我记得在我许多的小说里，总写到“父亲”的猝死，比如在《太阳雨》中，父亲被雷击死了。对父亲生存状态的那种淡淡的怜惜和无奈（父亲是个悲剧色彩很浓的人。他的悲剧不在于物质匮乏，而在于精神匮乏；文化不高，却偏喜欢思考；参不透的人生就不停困扰着他），想起父亲时那缕温暖而又伤感的愁绪，于我像是一种粮食，一种安慰，像在北京四十度高温天气下，猛丁把冰块含在嘴里的那一刹。而父亲真的猝死了——他四年前死于车祸。就这样，不停地探寻死亡在我不仅永恒而且极具魅力了。我知道，我是用这种方式怀念他。

当然，总是熟人的死亡才触动你。王君说，“熟”即“俗”，熟人即俗人，越熟越俗，越俗越动人，越让你怀想不已——这些在我听来十分具有人情味的话从她嘴里出来，我是十分讶异的。可见我们平时看人，往往会一叶彰目。她说这些话时，我们正在北京的一家很高级的饭店里吃饭，开始时，她情绪沉稳，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训练有素；尽管努力想消除我



们之间由于时间和空间造成的距离和生疏感，但她为官多年的那些习性——如一个年过四十、内分泌失调、生活中总爱患得患失、又缺乏男人滋润的女人脸上的色斑一样，那么显而易见。她那时正在党校学习，前景越见辉煌灿烂。而我早已辞了职，虽然拿到了硕士学位，却连个单位都没有，整天呆在家里，碰到的尽是熟（俗）人熟（俗）物，做的也尽是些不值一提的熟（俗）事，平凡宁静得像那些草坪草一样，刚长高些，割草机就嗡嗡响起来，没头没脑就把它完成了寸头：相信谁也不会注意这一颗削掉头的草和那一颗削掉头的草有何区别。风来时，这样的草即便有晃动一下的意愿却连晃动一下的能力都没有。

慢慢地，她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话也稠了。也许是芥末、酒、我那张全家福照片等诸如此类东西刺激所至。不久前，她的大哥得肺癌死了，他才五十五岁；她的情人死了，她说她本来想让他作他们孩子的父亲——结果是父亲没了，孩子也没了存在的理由，而她也永远永远不可能再作母亲了。

当时我想反击她，说你本来可以生下孩子，这样既可以圆了当母亲的梦，又对得起你的爱情，当然你得付出代价——你得辞官，你得丢掉面子、名誉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委婉点就用假设语气，比如假如你不把孩子做掉，你就可以当上母亲，你就不会有这份遗憾和后悔，等等——但是我没有说，我想反正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有什么用！另外，我还是积点德，嘴下留情算了。

她说，人对熟人之死一般会涌起两种情绪：一悲



哀(叹息、同情),二庆幸。悲哀是对死者,庆幸是对自己。啊,轮到的不是我呀。当然,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总是坚信这一个不是我,下一个不是我,下下个肯定也不是我。而对于悲观主义者,哪怕一只虫豸之死,也会生出一番有关生与死的联想。死便是无,便是永久的黑暗,便是抹杀,便是一笔勾销,便是失踪,便是逝。

于是围绕死亡谈开去,我没想到她会毫无顾忌地涉及到自己的隐私。我原以为说惯官场套话的人已经习惯了说人话和真话,说的尽是一些猫话狗话和鸟话——看样子是我的偏见。那时候,我们仿佛回到从前:暮色里悠闲而消停的校园漫步;那时候,我们相互理解彼此到达;我眼前这张平素喜欢戴着面具的脸呈现一种真诚的纯美,所戴面具纷纷龟裂、滑落,我真切地从那一张脸上捕捉到了一种我曾经熟悉的东西。

最后,她说:“我也想失踪呀,小多。失踪在这茫茫人海中。我现在天天在想这件事!我不想再当官了!在北京,到处都是官,有人说,在北京公共汽车上,一脚踩去,就能踩着两个处长。我算老几?我真的想失踪了。我也得过过女人该过的日子,尝尝有家的滋味,你说是不是?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失踪了!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千万别感到吃惊。我要失踪,我要让他们找不着我,绝对找不着我!你别为我伤心,我要失踪了……”

我发现她真的醉了。



那年，我有一个熟人死了。他是我中的一个中学同学，他那时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在柳镇中学教语文。我则面临毕业。因为那时包分配，所以对分配之事我们一点也不操心。他溺水而死的消息传来，我正在学校舞厅跳舞，正在跳华尔兹。头发飘起来，裙子飘起来，身子飘起来，我感觉自己的心也飘了起来。就在这时同寝室的王君硬把我从舞场扯出来。

“你怎么搞的？柳多，叫你几遍都不理我！”

“怎么了？”

“可秀找你，正在寝室等着呢！她好像失恋了！”

我一听，连忙往寝室跑，跑到五楼，推开门，果然看到可秀坐在我床沿。

我叫她一声：“可秀，你怎么来了！”

一边往脸盆里兑热水准备擦擦汗。见她没有反应，我又重复一遍，我把又热又湿的毛巾捂到脸上，我呼吸到一股香皂加漂白粉的香味，我把它当作水的气息。

我说：“在这么闷热的天，这么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真舒服啊。”

还没有声息。我把毛巾扔到脸盆里，去看可秀的脸。她这时正慢慢转过头来，一张标致的小脸灰白惨淡，双眼发直，仿佛一张镶入镜框的旧照片，年深月久，镜框后的银片剥落，显得锈迹斑斑。

“你怎么了？”

她看着我，说：“杨阵，他死了。”

“死了？开什么玩笑！”我尽管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断然否定，仿佛听到的是一句恶意的玩笑。事实



上，我的心还没有从优美的舞曲中回过神来，我自己感觉，我嘴角挂笑，满脸快乐，刚擦尽的汗珠又热气腾腾冒出来。

“他死了。”可秀说，嗓门直直的，尖尖的，仿佛有人卡着她的喉咙。她的话，是硬给挤出来的。“我跑去看了，因为我不相信。他的脸，有脸盆那么大，已经不是他的脸了。他去游泳，他们游过去。好几个人哪，他们游过去，从桥上走回来，就他不，他逞能，他要游回来，他说我游回去，没问题……他没有了。他们一眨眼就发现他没了。那时候他们走在桥中间，他游在水中间，他们刚刚还招过手。一眨眼，他就没了。他们不相信，他们以为他跟他们开玩笑，躲起来了——他们是其中最会游泳的一个呀。可是那不是陆地，不是树林，那是水，它总在流动，它没有根，不让人站稳……他们坐在岸上等，等啊，等啊，抽完了两支烟，他还没上来。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事有些明白过来。其中一个跑回去告诉校长，校长来了，教务主任来了，所有的老师都来了。他们都站在岸上等着，等着；天黑了，星星出来了，月亮也出来了，在江水里晃动；江水哗哗流淌，像长出了牙齿，要来咬他们，他们汗毛直竖，就回学校等；他们都坐在阅报室里，阅报室离他的房间最近；他们期待他的宿舍突然亮起了灯，他的身影突然从窗口闪现，他们盼望他从天而降，他们说他们望眼欲穿……从昨天下午五点多，他冲下来，冲到十三号码头。被桥墩挡住了……”说到这里，她一阵抽搐和干呕。

她叙述时，我呆呆地看着她，心一阵一阵往下



沉。她的叙述显得那么平静，条理那么清晰，可是，她多么像祥林嫂在儿子小毛头被狼叼走后碰到谁都说我真傻我真傻啊。我跑过去，抱住可秀的肩，紧紧地，她突出的肩胛骨刺痛着我（她圆润柔滑呈粉色的肩曾一次一次让我羡慕过的，可如今，突然刀削过似的），我没有感觉，我只感觉到她无助而绝望地颤抖，传染给我，使我也觉得，我所有的骨骼，也在卡嗒作声。我眼前闪过杨泽的形象：眯细深邃的眼睛，肥厚诚实的嘴唇，坚毅果敢的下巴……我想象不出他的脸变成脸盆那么大小会是个什么模样。

夜安静极了，只有大日光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配合我俩的颤抖。我俩不知怎么很紧地抱在了一起，或者说，是我紧紧抱住了她。远处，莱哈的慢三舞曲《风流寡妇》被夜风一阵一阵传送过来。有一瞬间，我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明白我的心何以突然那么空落。风从窗外吹进来，是那种似有若无的风，听不见，但裸露在外的肌肤能感觉到。我抬起手，抚摩可秀的背，并轻轻摇晃着她。因为颤抖，手不太听使唤。我感觉可秀僵直冰冷的背在我手的抚摩下渐渐柔软下来。她安静一些了。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她这种安静是暂时的，是为蓄积更深切的悲痛。

我往窗外望去，夜黑沉沉的，透过更黑更浓的几株大树，阶梯教室旋转式楼梯像一条扭曲的巨蟒，卧在外面。就在上个礼拜天，他和可秀还来看我。他们并肩坐在旋转楼梯的台阶上等我，为了告诉我他们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为此，我们还特意去外面小餐馆吃了顿饭以示庆祝。我记得他的眼睛，那眼睛并不



大，被黑框眼镜遮蔽，而且天生有点肿眼泡，却是因为有爱，而显得格外深沉明亮。他肩膀很宽，腰很细，特别显个；皮肤偏黑，油汪汪的，闪现一种健康和青春的亮泽；因为那副眼镜，又显出一点读书人的文质彬彬的样子。

我记得他高一第二学期刚插入我们班时的情景：皮肤黝黑，又粗又壮，两只胳膊尽是疙瘩肉，显得特别长（我后来知道当下就有女孩子给他起了个黑猩猩的绰号）。他果然比我们大几岁，而且是自学成才，来我们班之前一直在瓦窑厂做砖坯，据说一天到晚和“泥面”、往板上没完没了砸泥团。我们的教室有两个门（大概所有的教室都有两个门），前门和后门，当然，由学生面朝的方向决定。因为教室前后都有两块相同的黑板，只不过一块黑板擦得勤，一块黑板擦得不勤一些罢了。平时，我总喜欢走后门，黑压压的后脑勺相对于一双双乌溜溜的眼睛更能让人觉得自在。杨泽却不一样，杨泽从第一天来起就走前门，一直走前门。第一次，我几乎是感觉他横着进来了。他穿一件大红背心，外面一件的确凉白色衬衣，衬衣没系纽扣，进门的时候，风把衣襟撩起来，那么随意地高高撩起来。全班四十多双眼睛都看着他。他咧开敦厚的嘴，算是微笑，当然，这种微笑的含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我认为他的微笑有点老三老四，有点不正经，有点老油条，有点……总之，我对他第一印象不好，和我们这帮睡眠不足、运动量不够、营养不良、面带菜色的人相比，He was tooblank and too strong……而且，一个学生，来上课的时候，竟然不



扣扣子（也许里面不知不觉有母亲那辈人的口气）。而可秀，她后来告诉我说，她简直呆了：他长大了，他变了！他那么潇洒，他的笑，我的天哪，是那么憨态，那么腼腆（这时我插嘴：多像一只可爱的黑猩猩啊，眼睛快眯没了，只剩一条缝，看不见里面的星星）。可秀抬起手来，直掐我屁股。我一边躲，一边笑（可秀说一脸坏笑），说可秀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对他一见钟情，是不是那时就爱上他了？可秀一脸桃红，像被朝霞染红的柔波荡漾。我据此判断我一语中的，还曾在心底涌起过一种不太健康但又很正常的感觉，就像我对我亲妹子的那种：她没找着对象时我替她着急，真找着时我又有点吃醋——凭什么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男人，就把她抢走了？而我们从流着鼻涕、穿开裆裤，到抢梳子、争发卡，形影不离，一起过了二十多年！

他只上了一个学期便去参加高考，而且竟然被他考上了！一时间他成了柳镇和学校的典型和榜样。哪个家长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就习惯性地搬出他的名字来。

那天他和可秀来看我的时候，他俩的眼睛，时时胶着在一起，很让我眼红；而且我也有些不习惯可秀往他碗里挟菜，心里有点酸溜溜的，仿佛是我的好东西，被他抢走了似的。幸好他有眼色，讨好地对我说等到放暑假，可以带上我的男友，一块去山里打猎；他有个舅舅在山里，是个好猎手，我们可以野炊；那里还有口天然水库，水又清又甜又凉，我们可以到水库游泳……当时我没等他说完，便高兴地跳起来，并